

罗淑小说

生

虹影丛书

人

妻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名誉主编

冰心

主编

林灵



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淑小说



生人妻

编

选

徐

曙

蕾

上海古籍出版社

虹 影 丛 书

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



罗 淑 小 说

生 人 妻

编 选 徐曙蕾

责任编辑 刘德权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开 插页 4

字数 91,000

版别 1997年10月第1版

书号 ISBN 7-5325-2290-3/I·1165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印张 4.5

印数 6,001—11,000

版次 1998年6月第2次印刷

定价 10.80元

□ 序 □ 言 □

朽灵

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绵延浩邈,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妇女受难史。尽管如此,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例如蔡琰、李清照、朱淑贞、陈端生,就足以说明问题。武则天是女皇帝,不是作家,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伦,有这种雅量的,还不见有第二人。

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公认为“至善至美”的文言,而引用“引车卖浆”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文论文,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属于另一论旨,此处姑置不论,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先驱、战士,而其中有不少女性,如陈衡哲、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等,就在这先进队列中。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胡适称之为“最早的同志”,那就是陈衡哲。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一日》,发表于1917年《欧美学生季报》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她风神俊朗,是美人胎子,又是女诗人。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她用白话文写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政治宣言,却写得酣畅流利,锦心绣口,个别精彩的段落,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

从1917年到1949年,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三十而立,已经成人了。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

浑然一体，同步成长，也已亭亭玉立。文学是作家人格、个性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大而化之，按时间流程划分，第一代如陈、谢、凌等，以及稍后的林徽音（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第二代如丁玲、石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等，由于世情鼎沸，国是螭蟾，襟袖渐染风霜，笔端时见忧患，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献身理想。第三代登场，已在抗日烽火之中，情况颇为特殊。在沦陷区上海，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竟爽一时。杨绛海外归来，蛰居“孤岛”，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已俨然大家气象。张爱玲惊才绝艳，造成“张迷”无数，至今绵延不绝。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意）由此可见其风格。称为“东吴女作家”群中，施济美可为代表。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人事代谢，世代更新，“五四”的灯火辉煌，左翼的风云叱咤，抗日的血肉纷飞，转眼都成陈迹，而文苑岁月悠悠，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有如雨过天青，彩虹横空，依然历历在望。

谚云“红颜薄命”，古代才女，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

奇苦。现代才女，也好不了多少。境遇坎坷，婚恋失意，才情横溢，生命苦短，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最不幸的，是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被列名另册，放逐蛮荒，再回头已百年身。有的还不明不白，赔上了性命，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活得轩昂，死得壮美，如诗、如骚，可歌、可泣。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到过赛纳河，饮过延河水，垂老还戴过“右派”帽子。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处境险恶，外界不明真相，目为民族败类，弄得声名狼藉；胜利后不但无功，反而以此涉嫌获咎，晚境困苦。梅娘受尽折磨，白头才得苏息。施济美守身如玉，本身的恋爱故事，缠绵悱恻，也逃不了“文革”大劫。……倘有当代学人，秉大公心，奋春秋笔，写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以文事为经，人事为纬，史事为后景脉络，纵横奥丽，荡气回肠，一定大有可观。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中国女性文学，已如春草怒茁，绿遍天涯。不但大陆、香港、台湾俊彦辈出，卓有声誉的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足迹已遍于全球。她们的视野、感觉、人生体验、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当年筚路蓝缕，开荒播种，犹似玉树临风，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老成凋谢，健在者寥若晨星。“五四”元老中，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一代典范，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苏雪林老人，已到了百岁高寿，现在台湾，新写

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并向曾
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

1997年8月16日

□ 编 □ 选 □ 说 □ 明 □

世纪回眸,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虹影”丛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一些长期被忽视、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

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行谊和艺术成就,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也发表一家之言。

丛书的编选整理,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严格尊重原作,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同时,还进行多方核对、引证,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错讹,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人生思索、多姿多彩的笔触,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而终于横空出世,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而且我们相信,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我们将丛书取名为“虹影”,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愿我们

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虹影”的缩影，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

陈子善

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

执 着 于 乡 土 的 慧 眼

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作为一股世界思潮风靡中国,一大批非左翼作家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大众。在探索人生、关注社会生活过程中,女作家们纷纷改变了自“五四”以来所走过的叛逆传统、追求自由、寻找女性自我的道路,而以个人的社会责任心与时代意识,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大众的苦难与反抗主题。罗淑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罗淑(1903—1938),原名罗世弥,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1912年其父在简阳郊县办起了盐灶“聚兴灶”,童年的罗淑目睹农村的破败景象和盐工的悲惨生活,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痕。

罗淑天资聪颖,文笔清丽。思想开明的父亲便送她进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旧制中学读书,在那里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成为一个敢于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

性。1929年毕业后,与马宗融(后成为翻译家)一起前往法国留学,不久成婚。1933年回国后居住上海,一面从事翻译工作,一面进行文学创作。巴金见到她的处女作《生人妻》后甚为欣喜,为她代署笔名“罗淑”,并于1936年9月发表在他与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作品立即受到当时文艺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不幸的是,1938年2月27日罗淑在成都因患产褥热病故,年仅三十五岁。她去世后,巴金痛悼友人的早逝,将她发表过的及未完成的作品整理为三部创作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分别于1938年、1939年和1941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女作家常常囿于个人生活的圈子,易从自身经验出发去发掘和体悟人生,寻找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罗淑的创作则提供了另一种形式。创作初始,她就放弃了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城市生活题材,而将目光深沉地投向四川中部、沱江流域,取材于她乡土上的劳苦者非人的生活 and 抗争。代表作《生人妻》,取材于农村的“典妻”陋习,细腻地描绘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旧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命运。《橘子》写在农村经济崩溃的背景下,种橘人却吃不到橘子的结局,《刘嫂》则以女佣刘嫂的坎坷人生为主题,《贼》写的是父子相煎的惨剧。还有多篇描写内地盐工苦难生活的作品,更是当时尚未有人涉足的领域,它们是罗淑想于日后连缀为长篇而写的片断。罗淑的乡土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也许与男性乡土作家有所相似(如作品展现凋蔽的农村生活及野蛮陋俗等),但又处处显示着女性特有的感情和独特的女性视点。她

并不仅仅着眼于人物的外在环境,那些具有社会性意义的东西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弥漫在她的作品中。她更注重的,是人物的心理甚至是潜意识,以内部视点的方式,解剖劳动者的精神及心理变化。作品在展现沉重的生活压力的同时,仍旧为其人物保留着较多的情感空间。如《橘子》中阿全叔为了尊严,不许孙子摘橘子吃;但同样为了尊严,又要亲手“摘”橘子给孙子;依然为了尊严,不准孙子捡橘子……种种细节,深刻地描写了一个承受着极大生活重压的老人面对精神磨难(买主的冷笑,孙儿的哀恳等)所发生的心理变化。又如《生人妻》中描写男女分离前所表现的心理变化,从赌气——找岔、恐惧——发泄、怨愤——解释,直至由信物的回归而体验到的爱情——理解……尽管罗淑也在努力地指向社会性的批判,但她作品中最感人的还是从这个视点发出的对劳苦者刻骨铭心的同情和深沉的理解。“大众”对于她并非是一个空洞的群体概念,而有着如姊妹般真实的了解和深切关怀。在她笔下,那些在黑暗生活面前默默挣扎的人物虽然可以被苦难湮灭,但他们以坚强的生命意志、丰富的情感世界,重塑了一个“人”的存在,她更强调的是个人情感不容践踏,个人尊严不容侵犯。这种对苦难大众的至高致意,在作品中以强大的缄默力量存在着,并在人物的缄默中体现;而一旦迸发,他们的抗争就更显示出有意义的力量,成为一种超越苦难本身的价值。正如《井工》中老瓜偷偷开走盐船去寻找另外的生活,《生人妻》中夫妻生离中突现的爱情,《阿牛》中阿牛甘愿受罚五十鞭,《贼》中父亲宁愿被送官坐牢等细节中所蕴含的力量那样。也许,

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反抗是徒劳的,但这种反抗行为本身正是人自身必须有尊严地生活的证明。这正是乡土文学在女性作家笔下所呈现的另一种意义吧。

作品是作家对生活的解释。这位在生活中以温文尔雅、细腻体贴而在朋友圈里闻名的贤妻良母,在文学中却是以上述方式进行社会批判的女斗士。她以早年所接受的激进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在西方文明教育下的民主主义思想相融合,在文学之乡土题材及其主题开掘上走出了自己的路。

罗淑的创作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收在本集中的几乎是她所有的小说作品。其中,《生人妻》、《橘子》、《刘嫂》、《井工》四篇选自193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生人妻》,《阿牛》和《地上的一角》选自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地上的一角》,《鱼儿坳》、《贼》选自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鱼儿坳》。除对个别错字加以改正外,其余都保持了作品原貌,书中原有的注解也予保留,并仍以其代表作《生人妻》命名这部小说选集。文末注释均为作者原注。

徐曙蕾

1997年4月

目 录

序言(柯灵)	——①
编选说明(陈子善)	——①
执着于乡土的慧眼	——①
生人妻	——①
橘子	——②
刘嫂	——②
井工	——④
阿牛	——⑤
地上的一角	——⑦
鱼儿坳	——⑩
贼	——⑪

□ 生 □ 人 □ 妻 □

一

靠近沱江上游的西岸，重叠的山峰围绕着一个盆形的山坳，只要不是落雨天，从早就有人和牲畜从那些小屋里钻出来，在山上山下活动着，但他们的形影往往容易被过多的林木遮掩住，使人会疑心到这是一个无人的境地，到晚上，一片轻淡的，山里常有的薄雾笼罩着隐藏在幽暗的树林里的几点灯火，残萤似的，加增了凄寂的浓度。

这时候，左边山腰上，山茅和乱石中间孤零零的蹲着的那间矮屋，却破例的没有点灯。他们，屋里的一男一女，像受了极大的重压，不言语，也不动弹，静悄悄的，陷在这死一样的岑寂里。

这是一对卖草的夫妇，但这职业是从他们搬到这间屋子来时才开始的。房屋只有一间，原不是他们的产业，